钱湖千古韵　风雅开新章

“钱湖·宋韵”笔会的当天，是12月3日。摄民俗摄影的慈溪老桑到早了，就到悦庄宾馆附近的东钱湖转悠，没想到在下水村的王安石庙邂逅了《王安石诞辰一千周年》个性化邮票的首发式；第二天，与会的作家们环湖采风，在二灵寺住持临水的茶室里，讨了一杯茶贮，从住持口中得知这“二灵”，不仅仅指此地“山灵、水灵”，还指开山大和尚从奉化带来的二只猛虎灵兽，而二灵寺也不仅只有宋塔，历史上还曾是个书院；第三天散会，我得空从韩岭的一家木作工坊取回了一张在维修的老式木转椅。这家工坊的主人小章，正是我在保国寺的“木构重辉”北宋大殿营造技艺解密活动现场相识的。

由此，《钱湖·宋韵》，这场由鄞州区文联和宁波日报报网文体新闻部（甬派文艺频道）联合举办的笔会，真正从内容和形式上、时间与空间里，与宋韵文化有了神奇的相通。

千年前的王安石，治鄞千日，影响千年。他的功绩从东钱湖等地“浚渠川，兴水利”始，进而“建县学，兴教育”，疏浚宁波人的心灵之湖。在他任职鄞县之后的北宋年间，鄞县出了718名进士，南宋的钱湖也出了“一门三宰相、四世两封王”的史氏家族……

一位参加笔会的作家曾对我说，宁波的宋韵文化“两湖”不可或缺，那就是月湖和东钱湖。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专家郑嘉励在参加浙江书展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这样认为，对宋韵文化传承、活化、利用而言，“东钱湖就是一篇大文章”。

今天呈现在读者眼前的《宋韵·钱湖》笔会专版，就是围绕宁波的宋韵文化、围绕东钱湖所做的几篇小小的文章。希望，这只是一个开始。　（汤闯文）

遇见活着的宋韵

沈潇潇

2021年12月4日黄昏时分，我与“钱湖·宋韵”笔会的文友们一起登上陶公山南坡，这距我首次登临已有41年之遥了。

那时这里还是宁波师院分部陶公山校区，记得有位美丽的英语系教师——一位同学的知青“插友”接待了我们，晚餐后还一起跳了当时刚流行的交谊舞。次日上午，她帮我们租了艘小木船游湖，船上有一橹和一竹竿。离岸时风平浪静，船在你一竿我一橹的摆弄下悠悠向南荡去，有人唱起了印尼船歌：“风儿吹动我的船帆……”不料到了湖心，风浪骤大，橹已无法操作，竹竿也被湖底淤泥“没收”，船身打横颠簸，根本无法控制。巴巴四望，湖面波浪汹涌，见不到一艘可来救援的船只，有人吓得脸色煞白。后来，小船总算靠上了现钱湖宾馆附近的山脚，惊魂甫定的我们雇了位农民把橹，男生沿堤拉着系船用的麻绳当纤夫，已满血复活的女生跟在身后指点取笑……

历史又以机缘的形式呈现，此次同行的成风即是当年船中人。他会心一笑，我心一动：40多年过去，我们竟依然在一起、在这里！如今，曾经留下我们青春舞步的东楼和整个师院老校区已被改造为美轮美奂的宁波院士中心。这“一廊一塔、四楼互动”并融山、水、村、校为一体的东钱湖文化新地标，已成市民网红打卡地。

先到观景台上眺望，远处被列为古“钱湖十景”之一的“二灵夕照”映入眼帘。两小时前我们还在那里，先在山巅瞻仰建于宋代的二灵塔，又在同样始建于宋代的二灵禅寺临水茶室里和乘成法师喝茶聊天。此时，我忽有所悟：那古意犹存的“二灵夕照”与充满现代气息的院士中心，似有一条精神“脐带”隐约相连。

宋代文明高度繁荣昌盛，二灵山因山灵水灵而名，更有悠远的宋韵回荡于此。在北宋熙宁年间（1068年—1077年），有鄞县走马塘村人陈禾在二灵山建二灵山房，潜心修研，著书立说，元符三年（1100年）中进士后踏上仕途。据《宋史·陈禾传》载，他有一次向宋徽宗论奏，“未终，上拂衣起。禾引上衣，请毕其说。衣裾落，上曰：‘正言碎朕衣矣。’禾言：‘陛下不惜碎衣，臣岂惜碎首以报陛下？此曹今日受富贵之利，陛下他日受危亡之祸。’”见他忠耿若此，皇上也息了怒，不治其撕破龙袍之罪，并言放“留以旌直臣”。陈禾为官十年后因不满朝政而辞职归乡，卒后葬二灵山。二灵寺就建于二灵山房原址。

书院萌芽于唐，兴盛于宋，二灵山房开了东钱湖建书院的先河。当然，东钱湖还流传着西周的徐偃王归宿东钱湖筑隐学书院的传说。其实，在东南沿海多地都有徐偃王归宿当地的传说，这种寄寓着人们某种愿望的传说虚虚实实，不能太当真，而二灵山房在宋代东钱湖是确定的存在。在它之后，南宋东钱湖畔又有史家三丞相之一史嵩之的读书台、焦征君的焦先生讲舍、刘隐君讲学的南窗等，元以后著名的书院又有东湖书院、茂屿山庄、余相书楼等，皆出当时的大儒硕士兴办，其间涌现出不少当地人捐地、捐资兴学的感人事迹。东钱湖文脉千年不绝，风雅的远端在遥远的宋代，而近端不就是眼前的院士中心？

离开观景台，我转而来到连结东西楼等多个节点的连廊上。连廊依坡逶迤连绵、盘旋，我觉得其设计所呈现的美感高过两幢主楼，是眺湖、望山、瞰村佳处。山、湖自不待说，单是凭栏俯瞰南麓面湖的陶公村，那一进进的民宅院落，那一方方连绵的黛瓦，那一条条或长或短或宽或窄或直或曲的巷弄，那一串串在粉墙边挂晒的鱼鲞，那在屋檐下打着麻将的老人，那种活色生香的场景与东钱湖接地气的四大名菜青鱼划水、翘嘴朋鱼、螺蛳、湖虾一样，还袅袅升腾着宋朝的市井烟火味，与现代欧风的长廊相衬，自有一种兼容的意趣。逝去的并不是彻底逝去，它们会默默地渗透在现时当下。宋韵在哪里？在于我们对身边寻常景物的发现。

湖西山峦已衔日，山路和停车场里却依然停满了车辆，一些年轻人抓住最后的暮色在长廊里拍摄抖音视频。我在连绵回环的长廊里行行复行行，不禁联想起滥觞于宋朝的浙东学派（古以钱塘江以东的甬、绍、台、温、金、丽、衢地区为浙东）走过的漫漫历程。在南宋，继以吕祖谦为代表的金华学派开浙东学派明理躬行、学以致用之先声，又有陈亮的永康之学、叶适的永嘉之学相随，继而学术重心渐渐向以明州为中心的现在意义上的浙东地区转移，出现以杨简、袁燮、舒璘、沈焕“甬上淳熙四先生”为代表的四明学派和王应麟、胡三省的深宁学派，构成了浙东、浙江宋韵的璀亮主声部和浙人经世致用、敢于实践的精神主源头。经元代奉化人戴表元、鄞人袁桷师徒的传承、过渡，至明清的王阳明、朱舜水、黄宗羲、万氏兄弟、邵廷采、全祖望等大家，浙东学派达于鼎盛。宋韵文化与时俱进生枝发叶，终使宁波这方传承宋韵、浸润经世致用思想的沃土厚积薄发，在当代涌现出100多位甬籍两院院士，“院士之乡”实至名归，院士中心在东钱湖畔惊艳亮相自然水到渠成。

下得山来，在湖畔用晚餐，席间增加了一位新朋友。言谈间，知晓这位曹姓朋友是院士中心所在地陶公村人，又是李达三学校（东钱湖中学）校长，而李先生是东钱湖籍在港著名实业家、慈善家，不但在故乡捐学，还在复旦、浙大等高校捐建教学楼等设施，并设立多项奖学金。霎时，那些林立在东钱湖畔的历代书院和至今仍在湖边流传的捐资兴学故事一起涌上脑海，早年艰辛时期师院师生合力苦建的教学楼和如今凤凰涅槃般重生的院士中心也再次选现眼前……

文化之美在于它沉淀、渗透、传承、融合于现时当下。活着的宋韵，今天我在东钱湖畔遇见了。

二灵寂寥湖山间

卢小东

二灵山从来就不是一个热闹的地方。环顾东钱湖，有名的景点早已确定，游人慕名而至。二灵山并非不出名，清代本地文人归纳的“钱湖十景”中，“二灵夕照”即是其中一景。但二灵山就是热闹不起来，它静卧于大湖之上，经年寂寞。

今年冬月赴会东钱湖，安排了游湖活动。说实话，东钱湖我不知走了多少次，本打算提早离会，但我看到行程中有二灵山，沉吟半晌，决定留下来。

1986年首次到二灵山的情景已经模糊。那次属于公干，随鄞县文管会的周生望等老师，去察看二灵山上的二灵塔。二灵塔建于北宋，年久破损，遂于当年落架大修。记得是乘船到的二灵山，至于山景水景如何，已然一片空白。

于是再一次登二灵山。入口在下水，一条漂亮的步行道左邻山右沿湖，蜿蜒向前。走了近半小时，来到二灵山脚，顿感荒凉：山体未经开发，灌木丛稀疏，地上荒草起伏，偶尔可见一畦种着青菜的农地。也有稍高的野树披着红叶，在阳光下轻晃。远处湖水潋滟。一条土路，略有坑洼，通向二灵寺及二灵山顶。回想东钱湖的建设，以新、亮出现的面目居多，像这样顶着一个“二灵夕照”大名的景点，尚保存一份原始之气，着实让人意外。

走在这条土路上，迎面吹来山野风，而非腥腻气。遥想北宋庆历七年（1047年）冬，王安石经游鄞县，为考察钱湖形胜，登上了二灵山。上山的路不好走，王安石在《咏二灵山》一诗中抱怨“路觉行辽断”。不料千年之后，土路依旧。这份不经意中保留下来的古朴，再一次证明二灵山的超然物外。

二灵山发祥于五代十国时期。按《东钱湖志》记载，吴越国第二位国君文穆王，命国师德韶，在二灵山建石塔七层，塔下开有金裥庵。而后宋、元、明、清、民国，直至今日，塔在，寺庙在，佛徒在，风光以及孤寂，都在。

民国年间鄞县诗人张君武，发兴游二灵山。一叶扁舟荡湖中，迟迟上岸登山。老尼星里打坐，梵唄声穿过冷风。在山上盘桓许久。归后张诗人写道：孤塔荒凉云去留，数间与佛作缁缪。老尼白发湖光冷，送客门前十里舟。

清冷之景如在眼前。二灵山三面环湖，一边连山，去路麻烦：要么翻越山岭，要么雇船走水路。修行者需要这样一个孤峭之地，所以千年人迹不断；游客畏途，往往取消二灵景点，改看湖上其他美景。我怀疑，游二灵山的客人，从古至今向来稀少。元代二灵山僧祖铭很直白地说：山灵水灵的二灵风光，“半属渔樵半属僧”，与一般人无干。

北宋末年，鄞县走马塘人陈禾，隐居二灵山读书。陈禾在朝廷做谏官“左正言”，弹劾童贯，犯颜扯碎宋徽宗龙袍，被贬，回老家。从来鞋地因人重，二灵山的文化底蕴盖觞于王安石，而厚实自陈禾。从史料看，陈禾中进士前的熙宁年间已筑室读书于二灵山，此次重返故地，湖山无恙，不知旧居尚在乎。陈禾闲抛书卷，远眺百顷波浪澄碧，近看古塔夕照。入夜，湖上生明月，万籁俱寂，二灵寺知和法师及他养的两只老虎也已睡去。唯有一轮清辉透过古松，洒在陈禾山房，漏下的月光就映在他刚刚翻阅的这一页书上。陈禾沉浸书中，轻轻叹息。他太爱二灵山了。此处不就是自己的归宿吗？

大约50年之后，从丞相位上退归的史浩，钦记二灵山。史浩世居东钱湖下水，熟悉老家的每一处风景，他还负责新增湖上景点，例如建在青山苍的月波楼。我相信史浩来过二灵山。其时陈禾已去世多年，史浩所看到的二灵山，“梵宫残废，云水寂寥”。好熟悉的寂寥，奇怪的是始终有人在二灵山感受寂寥。史浩登上二灵山，出资修复了普光院。他隔湖遥遥，望见霞屿寺、月波楼。于是在他一首著名的诗中出现了“十字港通霞屿寺，二灵山对月波楼”的句子。每当我看到古人遥出“二灵山”三字，心中就有慰藉，仿佛那是一道光，照亮整座二灵山。

陈禾葬在二灵山。我听现二灵寺僧说起，陈禾墓位于面向大湖的山坡，大约在原橘树林的那片地方。可一眼望去皆荒山水泽，哪里还有一点踪迹。前人去二灵山，陈禾墓是必拜之地。明人董琡尚能找到陈禾墓地上的石麒麟，到清代墓已不复见，清人王信德发出“惆怅荒茔何处觅，忠魂空傍一峰青”的感慨。

宋代高士的一缕灵性，早已融入湖光山色了。

我没问山僧，这里为何冷清。山僧似懂得，笑言：“二灵山是东钱湖最后一方净地。”妙！看此刻二灵山静悄悄，只有山房屋檐的风铃，发出叮叮的声音。我登上山顶，站在古塔之旁，遥望湖水浮天。往事随风逝，二灵山先哲的位置，却安放在每一位朝拜者的心里。

正值下午三时左右，就要返回了。错过夕照二灵让人遗憾。其实我更在想象月夜：芦汀初雪，烟芋谈禅，冷冷的月光，映照二灵山千古寂寥。

那些未酬的壮志和心酸

——写在南宋石刻公园

成　风

一

它们从北方奔涌而来，踏踏踏声
溅起一路的畦水和连着青草的泥块
——不是扬尘。南方正是雨季，阴霾终日
阴雨绵绵，像正在进行一个哀悼仪式

它们不得不跋涉，吃一些讨来的陌生草料
它们不喜欢躲避或退却，它们
只知道迎面而上。但现在，它们迷惑而恍惚
身上的筋骨和肌肉忽然柔软起来

满眼的清激。流水潺潺，山坡葱郁
人们说着方言，安详地耕作和读书
炊烟升起。河埠头有一阵捣衣声传向天空
回响的节奏里，太阳缓慢地转向。牧归了

它们被安顿下来，由一个慈祥的老人照料
渐渐地，它们习惯了稻草和谷子碾出的粗糠
日子沉淀下来，它们的双目不再警觉，躺在
舒适的厩里，任时间的苍翠一轮一轮地覆盖

只有在夜里，偶尔回忆之时才响起兵戈之声

二

有一双眼睛始终回望着北方
从青年到垂垂老矣
那目光开始浑浊，变得
无力。那些南方的小动物不再惧怕

它们走近它，和它玩耍，听它讲过去
和远方，仿佛它们本来就住在一个村里

还有那些牲口和家畜，甚至家禽，它们飞到
它的背上搜啄虱子。它的毛已经斑秃

三

它们一个编队埋伏下来
但战事没有找上它们

文臣和武将们的面容安宁而慈善，几只羊
跟在他们的身后，下巴留着胡子——

像一撮贵肉，温顺得如同山坳里
组成这个初冬时节的所有景致

人们按照四季的节律祭祀和嫁娶
但它们总是保持着队形，规整地守望着

岁月好长呵，映山红漫山遍野
老枝新芽，一茬又一茬

直到一个午后，一群少年在这片阳光照射的
山坡上踩到它们。少年们惊奇地看着它们发愣

风景依旧　诗魂不散

余　艇

史浩是如此地热爱他的东钱湖。

自小在湖边的下水村长大，青少年时期就饱读诗书，后成为一位满腹文才的私塾教师，留下了很多赞美东钱湖的山水诗。晚年虽然在南宋朝廷担任高官，置家于宁波月湖，但一有机会，呼朋引友，一定要到东钱湖走走。特别是在他58岁至63岁和68岁至73岁这两个五年，远离朝廷纷争，归家闲居，诗情勃发，写了许多文学性强、回味隽永的诗词，至今仍回荡在广阔的湖面之上，堪称“钱湖诗魂”。

我对史浩一直怀有崇敬之心，甚至我能来到这个世界一游，追溯起来，跟史浩有直接关系。那时的史浩还是刚入仕途不久的小官，因担任昌国（今舟山市）盐监而结识了昌国县教谕余涤，两人才情高迈，性情相投，很快结为好友。后史浩担任太子赵昚的老师，随着太子成为孝宗皇帝，身为帝师的他也顺理成章步入权力中心。史浩发达后，没有忘记昌国的朋友余涤，请他来宁波教导自己的子侄辈，其中就有后来辅佐理宗皇帝的史浩三子史弥远。就这样，余涤带着他的两个孙子余天赐和余天任定居宁波大沙泥街，成为宁波其中一支余氏的始祖公，而我正是这支余氏的后裔。

辛丑冬月的第一天，我参加“钱湖·宋韵”笔会，游了东钱湖，恍惚之间，像是踩着史浩的脚印在行走，不免让人感慨，青山不曾老，湖光仍潋滟，南宋亦并不遥远。

集合的点在谷子湖北岸，迎着晨曦，来到岳鄂王庙，一棵已落尽叶子的楠树斜刺青天，像在书写这位抗金名将的冤屈。庙的香炉前有殷湾村人在点香祭拜，本地人很崇拜忠臣岳老爷，说起岳飞故事如数家珍。史浩在岳飞含冤而死21年后，向宋孝宗提出平反和重新评价岳飞。皇帝听取史浩建言后，随即下诏：“追复岳飞原官，以礼改葬。”是夜大风拔木，感天动地，百姓欢庆，士气大振。因此，这座建在史浩故乡东钱湖畔的岳鄂王庙便有了特别的意义。

绍兴十年（1140年），史浩还未出仕，身为私塾教师的他曾作环湖行。当时的湖山之间，并无通途，一些路段还需登山攀萝，或借舟引渡，此行留下长诗《东湖游山》。史浩从下水出发，我们从莫枝出发，时空无阻，相遇在韩岭。关于韩岭，史浩有诗言：四明山水天下异，东湖景物尤佳致……中有村墟号韩岭，渔歌樵斧声相参……站在韩岭的湖边，湖之广可以用浩渺来形容，湖上渔舟点点，村人还在从事古老的作业，远山肃然，景致大致和南宋无异。不同于剧变时代纷纷消失的老街区和古村落，村墟还在，和商旅结合后，正焕发新的生机。

第二站是南宋石刻公园。在公园的最高处，有一个小平台，集中了诸多神道石刻文臣武将，他们肃立成阵，好似营造了一个南宋的空间。而战马嘶鸣，武将威严，文臣谦恭，细看又各具个性。有几尊风化剥落，仅存轮廓，依稀透露着神韵。我采了一枝挂满红果的南天竹，把它放在一名文臣的手中，作为穿越时空的问候。这些高大而形神兼备的石翁仲，曾是史浩家族的墓茔守护神，也是留给当代的南宋石刻艺术品。

随后来到史浩故里下水村，蝴蝶山边新辟了架在水上的步行栈桥，东钱湖最后一处人迹罕至的秘境，遂大白于天下。走在栈桥上，可以看到下水港口渐渐收拢，成为一弯河道，止于官驿河头，正是史浩进出下水的水路。看到这一带获花轻拐，洲中疏树两三，像来自倪瓒的山水画。鹭鸟从山前飞过，因为有黛青山色作衬，显得特别白，此景有几分眼熟，细想原来史浩写过《下水廊晓望偶题》：“疏树梢头露晓星，薄冥侵榻睡初醒。沙鸥何处惊飞起，点破遥山一抹青。”沙鸥也好，白鹭也好，不知何由惊起，在青山前翩翩而过。史浩“点破”两字，用得极好。

沿着栈桥一直可以走到二灵山，这也是史浩常常写到的一个地方。作为深入湖中的一道细长余脉，犹如长龙探水，尽头处三面环水，风景超绝，古来就是读书修禅之佳处。我从史浩的诗中读到，“对岸二灵只一苇，依约谁家葬龙耳。”所谓一苇，即小船典出自诗经：谁谓河广，一苇杭之。龙耳，指的是风水特好的归葬地。史浩此处说的是葬于二灵山的北宋名臣陈禾。

登上二灵山低低的山脊，一座宋塔昂然屹立，是为二灵山最知名的地标。日落时分，一湖金光，即为“钱湖十景”之一的“二灵夕照”。沿着山脊线一直走到山嘴终端，透过树林，大半个东钱湖尽收眼底，而正对面就是月波楼的原址。二灵山和月波楼，东钱湖两个风景绝佳处，遥遥相望。

史浩晚年致仕归乡，回到美丽的东钱湖，想到能和贺知章一样归隐于湖山之间，欣然作诗：

行李萧萧一扣秋，浪头始得见渔舟。
晚烟笼树鸬还集，碧水连天鸥自浮。
十字港通霞屿寺，二灵山到月波楼。
予今幸逐归湖愿，长忆当年贺监游。

千年之后的我，吟哦着史浩的诗漫游东钱湖，真是风景依旧，诗魂不散，感怀不已。

看山看水看文化

赵淑萍

20多年前，我和她第一次相遇。一个群山环抱的浩渺的大湖，映入眼帘，风姿天然，清新出尘。走在小普陀的湖心堤，看湖面浮光跃金，白鸥自由地滑翔，万顷碧波中渔船飘荡，顿觉一片澄明。自此，我爱上了这个湖。

后来，我一次次去城东看她。寒暑易节，四季轮回，她总是带给我惊喜。春天，岸上杨柳依依，微风轻扬翠幕飘舞。这时，十里四香的桃花、油菜花烂漫一片，福泉山上数千亩茶园碧浪翻涌；夏日，在水上栈道，看青碧的芦苇和茂密的水草，湖风浪浪，让人遍体生凉；秋天，湖面如镜，在银杏林踩着一地金黄，看天际那一片片诗意的芦苇，别有一种寥廓静寂的美；冬天，湖堤上的冰凌，如水晶，如钟乳石，如苗族姑娘银色的头饰。下雪了，去南宋石刻公园，看那些石翁仲披着满身风雪，越加肃穆。多少年过去了，每一次见，东钱湖都如初见，眉眼盈盈，风姿楚楚。

湖山风月，自是离不开故事，离不开人。东钱湖亦是如此。湖西岸的隐学山，传说曾隐居过西周时期徐国的君主徐偃王。他以仁义治国，却不敌周穆王突袭，败亡的他最终选择了在这明山秀水中终老。而湖中心的陶公岛、陶公山、陶公钓矶，则和陶朱公有关。余光中先生在《春天，遂想起》中提到，“吴王和越王的小战场/（那场战争是够美的）/逃了西施/失踪了范蠡”……范蠡和西施去了哪里？据说他们泛舟五湖，最后，情定伏牛山，吟赏钱湖的烟霞。范蠡即陶朱公，文武双全，经商也风生水起，被奉为商圣。东钱湖又名万金湖，传说湖底有范蠡埋着的宝贝，阳光一照，金光闪闪。财富和爱情，英雄和美人，在这自由的山水间完美融合。

传说毕竟是传说，无法细究。但是，湖畔的半山忆、鄞女亭、二灵山、普陀洞天、岳鄂王庙却承载着真实的历史记忆。当我们对这一湖的锦绣稍加梳理，会发现，一个朝代，在湖畔布下了一张清晰的文化版图，那就是宋代。北宋庆历七年（1047年），26岁的王安石，没有选择在京城谋官职，而是填了射阙扶，自愿来到这河海交汇的小城。他在鄞县做了几件轰轰烈烈的大事，其中之一就是凌治东钱湖。他带领民工除葑草，凌湖泥，立湖界，置碶闸、鼓堰，筑七堰九塘。他还修筑了一条从孔墅岭下河头、焦村，经石湫，折向霞浦到穿山的海塘，全长15公里。三年任满，王安石离开了，此后再也没有回来。他留下的是一部《鄞县经游记》，是一个水流浸澈泽被后世的湖，是崇文尚学追求仕进的儒风。他心爱的早夭的女儿，也永远留在了这儿。当我们看到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堤、塘、岭、阁、路和庙时，似乎看到了那个以“其政谓何，弗棘弗迟”自勉的官员奔波的身影。当我们立在鄞女亭前，似乎听到的是月夜霜天，一位悲怆的父亲的吟咏，“行年三十已衰翁，满眼忧伤只自攻。今夜扁舟来诀汝，死生从此各西东。”斯人冶鄞千日，影响却是千年。

南宋时，一个从江苏溧阳迁来的家族和这个湖有了千丝万缕的关系，这就是史氏家族。本是寒门底族，通过科举，最后成了钟鸣鼎食的簪缨世家。远不止此，它还书写了“一门三宰相、四世两封王”“五尚书，七十二进士”的传奇。史家的发迹对南宋的政治格局和宁波的地方文化都产生了莫大的影响，当时有“满朝朱衣贵，尽是四明人”“满朝文武，半出史门”之说。追溯这个家族的生活轨迹，会发现，他们和东西二湖均有着不解之缘。早期，他们生活在东钱湖畔的绿野岙、下水村，显贵后就居城中月湖四周。“城中西（月）湖之十洲，史氏者皆十七”。而百年后，他们又选择环山抱水的钱湖作为归葬之地。

“行李萧萧一扣秋，浪头始得见渔舟……”这是史氏家族的第一位丞相史浩致仕归途中咏东钱湖的诗，从中可看出他对钱湖山水的眷恋和从此可以纵情山水的喜悦。史浩，以孝悌忠信闻名于世，史家三相中，他口碑最好。史浩的品格，在用人一事上就可以看出来。他曾为朝廷力荐英才，包括与他政见不同屡次弹劾他的张俊、王十朋。连宋孝宗都为他抱不平，他却说“臣不敢以私废公。”也是他，第一个提出为岳飞平反昭雪。东钱湖边的岳鄂王庙，是纪念岳飞，也是纪念他。东钱湖的小普陀及宁波八八月十六过中秋、钱湖龙舟竞渡的习俗，虽然版本众多，民间的意向大都指向了他。

史家在东钱湖畔留下的50余处、200多件墓道石刻，是东钱湖最宝贵的文化遗存。在南宋石刻公园，那些从历史中走来的石翁，让人肃然起敬。精美的石笋墓表柱、仿木石牌坊、石享亭构建，有着独特的江南风格。安放有序的石像生，是“忠勇文节孝”的儒家文化的缩影。它们具象写实，气韵生动。文臣冠服上的花纹、绶带，武将甲胄和佩剑上的饰物，都精细入微，从中可以看出匠心和技艺。这些默然无语的瑰宝，体现着一个朝代的道德伦理、礼仪规制和审美情趣。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种种原因造成的南宋王室墓葬石刻空白的缺憾。

一位在东钱湖工作多年的友人说，到东钱湖，就是看山看水看文化。在这里，山水文化、宗教文化、隐逸文化、石刻文化交相辉映，给这一泓碧水增加了无限内涵。

看山水，在风日晴和时看，在烟雨迷蒙中看，在霞光里、在明月下、在雾岚深处看，看不够，看不厌；看文化，聚焦当下热点，走向历史深处，看不尽，看不透。

钱湖·宋韵笔会　主办：鄞州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宁波日报报网文体部（甬派文艺频道）

独爱钱湖行不足

黄　岚

钱湖行

长堤隐隐浮烟水，短棹微微拥浪花。
一笛横飞千竹翠，半程古道万年霞。

注：东钱湖又称钱湖、万金湖，是浙江省著名的风景名胜区，距宁波城东15公里，东钱湖由谷子湖、梅湖和外湖三部分组成，环湖周长45公里，面积22平方公里，是浙江省最大的（天然）淡水湖。

钱湖之舟

钱湖浩渺水无形，隐隐青山作画屏。
一叶扁舟试清浅，自留天地向晨晖。

钱湖陶公岛

环步钱湖行未足，寒风斜雨起涟漪。
欲探今日陶公岛，可有西施紧伴随？

谒岳鄂王庙

冬日钱湖浪寂寥，岳王庙外雨风飘。
满江红寄河山志，三字狱伤宗稷祧。
幸有后人平众怒，终留武穆雄今朝。
长叹一代英雄泪，换见千年爱国潮。

注：后人指南宋史浩，作相时为岳飞平反。

隐学书院怀古

钱湖雨霁更清芬，揽景遥怀隐学君。
草木葱茏曾有改？徐王城上看风云。

即兴题钱湖晚景

红尘作客醉芳菲，彼岸花开欲展飞。
夕照钱湖探草木，晚风轻拂不知归。

远足

东风拂绿钱湖岸，唤醒春衔桃李枝。
仗仪少年拼远足，一程欢笑一程诗。

石桥怀古

往事如烟暮雨潇，钱湖曾酝九青苗。
几番起落终沉寂，落寞荆公叹石桥。

注：北宋时期王安石曾任鄞县县令，体恤民生，组织民众起堤堰、决陂塘，疏浚水道，留下了众水利遗迹。

雨中游韩岭

韩岭水街新理妆，沿河小镇旧时光。
史传唐宋开村集，民喜渔樵学老庄。
黛瓦偶俘云外鸽，清波微漾马头墙。
蒙蒙烟雨闲栅意，半日匆留怎足尝。

本版图片由戴善祥、余艇提供